

往事如昨

我心中的小璜山

王丹星

芝罘区域内,有一座小璜山。过去,此山被人们称为小荒山,1981年改名为小璜山。小璜山没有塔山高,海拔仅121米,名气也没有毓璜顶、烟台山大,但我每次看到它,总有一种亲切的感情萦绕在心头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家住在烟台二中附近。老烟台人习惯称毓璜顶公园为小蓬莱,我们距小蓬莱山顶的直线距离不过百十米。那时楼房很少,从我家的院子向西北仰望,甚至可以看到山上黛青色的石头墙和庙宇。

说起来不可思议,我在毓璜顶生长大,但直到1965年读初一,竟没上过一次小蓬莱,更不知那里究竟什么样。小学时,别的小朋友放学后去小蓬莱玩,我也想去,但大人说:“小闺女家家去那儿不安全。”到山上谈恋爱当时被人们视为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上了初中,去小蓬莱的想法又被大人一句“正儿八经的人哪有上小蓬莱的”怼了回去。

小璜山在毓璜顶西侧,顺着焕新路向西,隐约可见山脊。此山离我家更远,也更偏僻。那儿当时几乎就是农村,小璜山南坡几乎没有房子,是一大片长满庄稼的田野,还有一些果园和菜地。山上则到处野草乱石,树木茂密。我童年及青少年时期,去小璜山的次数多得数不清。

1959年,城里人凭粮本到公家开设的粮店购粮,每家的粮都不够吃。小璜山上刺槐多,人们纷纷上山撸槐树叶子,回来做菜片片、菜窝窝头。那年我七八岁,也跟着上了小璜山。当时撸树叶的人太多了,槐树很快便变得光秃秃的,于是,我们又去挖荠菜、苦菜等。

1961年,妈妈又生了妹妹,添丁进口,生活更加困难。姥姥用大锅熬玉米面糊糊,或是煮一大锅地瓜干充饥,很多时候,我是饿着肚子上学的。我个子高,坐在班级最后一排。有好几次,老师发现我桌子前是空的,以为我没来上课,走过来才发现我饿晕了,溜到课桌底下,于是赶紧送我到毓璜顶医院。医生说我是营养不良,加上贫血,开点鱼肝油,让我回去休息。

姥爷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瓦工,有一次干活从高处摔了下来,把腿摔坏了。他不能眼看几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饿坏了,决定开荒种地。他拿着镐头,带着我与二妹,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小璜山。姥爷用镐头使劲在地堰子上刨,我俩在后边清理灌木和杂草,把石块拣到地边上垒起来。姥爷共整出了三块地,最大的是长条形的,还有两块三角形的。姥爷种东西仔细,玉米、地瓜、大豆、芋头甚至豇豆,样样数数都种一点。

姥爷那时还没退休,要上班,加上腿有残疾,不能总往山上跑,因此,给庄稼浇水施肥基本落在了我与二妹身上。

小璜山南散落着几个小水塘,虽然这些水塘在小璜山地界上,但毓璜顶名气大,人们称它们为毓璜顶水塘。我俩力气小,不能拿扁担挑,只能装一桶,用杠子抬。妹妹个子矮,她在前面,我在后边,由于是上坡,桶直往我身前滑,我只能用手撑着。山路走不稳,水溅得我们浑身都是,等到了山上,就只剩下大

半桶了,汗水也把衣服湿透了。最难的是抬尿给地施肥,那个味儿难闻,而且要小心翼翼的,一旦晃荡出来溅到身上,对于我们两个小女孩来说便觉得特沮丧,特没有面子。抬时,我们用手捂着鼻子,那段距离感觉特别漫长。这还不打紧,主要是偌大一个小璜山上,除了有高墙围起的电台,还有一个在凹处的部队通信站,再没有别的建筑,平日基本没人走动,静得可怕。我们怕遇到坏人,偶尔有一个解放军走过,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,胆子马上壮了很多。

小璜山虽然山体不大,但有不少野果子。最多的是毛桃树。毛桃一般不大,大一点的不是被人摘了,就是被虫鸟祸害了。成熟时的毛桃微微发黄发红,咬一口,有点桃子味。山枣也不少,它成熟得较晚,秋天树木凋敝时,一丛丛、一簇簇红红的山枣在风中摇曳。还有一种俗称小孩拳头的,也小小的红红的,给荒凉的山上增加一抹色彩。此外,还有破蔓子头(音,指野草莓)、杜梨子等野果,酸涩少汁,不受吃。

小时候,我喜欢动物。山上有各种鸟儿,大部分叫不上名,它们叽叽喳喳唱个不停。此外,我还见过刺猬,小家伙浑身长满刺,走得很慢,一边走,一边用小嘴到处嗅。有人时,它会马上浑身缩成一团。在姥爷陪伴下,我们上过蝎子顶,蝎子没看见,倒碰到一条长虫,尽管被人打死了,还是令我头皮发麻。

还有一件趣事,我一辈子忘不了。有一天下午三四点,我在地里干活,突然不远处有一只老鼠和一只流浪猫狭路相逢。一般人头脑中会想象出猫鼠相斗、猫抓老鼠的精彩场面。但在对峙中,也许那只猫年幼,抑或其它原因,只见猫两眼圆睁地看着老鼠,就是一动不动。从它踌躇及犹豫不定的样子,似乎能看出它内心的怯懦和虚张声势。反观那只老鼠却很嚣张,数次做出进攻猫的动作。后来,那只猫落荒而逃,这个结果多少令我感到意外。

小璜山如母亲山,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困难年代。地里种的瓜“大盆”的时候,家里吃不完,往往分一些给亲戚和邻居。每到收地里庄稼时,姥爷就带着全家人一块上山。把粮食收下来还不算,玉米秸、豆秸、高粱秸一样都不能少,都要打捆拖回家当烧柴。而瓜蔓、地瓜蔓也不能浪费,剁一剁喂鸡。母亲把晒干的高粱、苞米找人磨成粉,做新片片吃,特别香。高粱面放上豆子,熬胚饭喝,撤火消痔,是烟台人爱喝的一口。另外,把豇豆磨成粉,做豇豆面汤喝,味道更是特别。有一年,姥爷种的麦子将熟未熟时,我顺手掐了一些,烧火做饭时,把那些麦子放在火堆上燎一会儿,置于掌心搓,吹一吹,放入口中,麦粒艮盈盈的,麦香溢满舌尖。把刚刨出来的新鲜地瓜放在还未熄灭的锅灰里,过一会儿,烤地瓜的香味便会飘出来,吃一口,软糯的味道沁人心脾。

如今,小璜山如硕大的城市绿肺,镶嵌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,它翡翠般璀璨迷人,是烟台一美,是我心中的生命之山。

方言撷趣

老牟平街头巷尾拉呱话

刘甲凡

牟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老城,历经千年风雨,如今虽已不见老城模样,但透过当年留下的那些街头巷尾的拉呱话,还能领略到好些老城曾经的民情风貌。

“一进北门越发痛,吱哇一声把名记,往南一走咣一枪,来到街头死挺挺,牙关朝上。”

这一段顺口溜,表述的时间大约是牟平城解放前后,从北门进城以后,沿着北门里大街向南走,到了与政府大街交会处的丁字路口,沿途有五家商铺,附近居民按照这些商铺的字号,编排除了这一套顺口溜。

一进北门往南走,街道西边是杜春圃经营的小酒馆,兼营黄烟、酱醋类,商铺字号“元法同(越发痛)”;在“元法同”南侧,有个叫常明的人经营修车铺,修理自行车、小推车、大板车等,商铺号“明记(把名记)”;街东侧是北翠里王嗣鹏经营的药房,商铺号“济华药房(吱哇一声)”;在街西侧,原牟平商会楼北,是迟牟广经营的香油铺,兼做蛋糕、桃酥等糕点,商铺号“广义昌(咣一枪)”;到了丁字街南头、尼姑庵旁边,有牙医孔思亭经营的镶牙馆,商铺号“思亭牙馆(死挺挺,牙关朝上)”。 “东西相通南北不对,四门三关四大坠。”

这两句老话里的四门指的是老牟平城东门(集庆门)、西门(奉恩门)、南门(顺正门)、北门(镇海门)。关就是指关卡,有兵驻守,来往行人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通行。所谓三关,集庆门称之为东关、奉恩门称之为西关、顺正门称之为南关,人们出行大都走此三门,称之为通关。由于刑场设在北门外,死刑犯在此执行死刑,人们忌讳这件事,很少在此出行,所以北门就没有北关之称,也就形成了四门三关的现象。

“四大坠”指的是牟平老城内的四个角,东南角被叫做东南营子,东北角叫东北营子,西南角叫西南营子,西北角叫西北营子。每个角分别有一个大水湾,据传说是修牟平城墙取土留下的大坑。大湾周边长满了芦苇,因常年积水,大湾里生长着不少鱼、鳖、虾、蟹。此四个大湾,被人们称之为“四大坠”。牟平城“四门三关四大坠”便是由此而来。

“一步两座桥,两步三座庙,双眼老龙头,都往这一块凑。”

这几句老话说的是几个牟平小有名气的景观,都集中在南门外这一块地方。现牟平城内正阳路与工商大街交会处的快活岭公园,历来被视为牟平的风水宝地,其地势微微隆起,长龙般东西绵延于护城河南岸。其西端(今牟平电影院一带)状若龙头,在“龙头”南北两侧各有

一个清澈的水塘,犹如两颗龙眼,被当地人称为“龙眼湾”,此处也因此被称之为“牟平十小景”之一的“双眼龙头”。

就在“双眼龙头”西侧不远处,早年间有两条相距很近的水沟并行而流,水沟上各自搭设了一座不宽的石板桥。这两座桥在一条中心线上,远远望过去恰似一座桥,近前一看,两桥之端相距仅一步之遥,“牟平十小景”之一的“一步两桥”由此得名。

早年间,牟平城内有庙宇三十多处,仅“龙眼湾”附近就有三处——“白衣大士庙”“菩萨庙”“火神庙”。这几座庙在建筑风格上虽无独到之处,但集中建设在同一个地方,相距仅有几步路,却是实属罕见,于是就有了“牟平十小景”之一的“两步三庙”之说。

“好儿郎不去南门外,进了门子出不来。”

这两句老话属当年流行的劝诫用语。旧社会,牟平城南门外护城河边的小街上(今文昌小学南大门以西),有一排用竹竿、木板、苇席等物品搭建起来的简易小屋,是妓女暗娼聚居之处。她们大多来自外地,趁牟平农闲时节来做一季“买卖”。到这个地方去的,多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光棍汉,往往辛辛苦苦忙活一年挣的血汗钱,几天工夫就挥霍一空。新中国成立后,人民政府严加禁止,妓女从此绝迹。

“五、十赶大集,三、八赶小集;南门里海产西门里鸡(蛋),北门以里卖粮食;护城河南卖柴草,柳林街上卖估衣;牛马驴骡小猪市,统统迁出东门去。”

这是1934年牟平县政府公布的集日市场陈货规划,所有进行交易的物品均有统一规定的市场。1938年,为躲避日寇的烧杀和轰炸,牟平大集迁至高陵马家疃。

“宁海州的大城墙,又高又厚坚如钢,保护一城好百姓,管叫‘长毛子’哭爹又喊娘。”

说起这几句顺口溜,当追溯到清嘉庆十四年(1809),宁海知州胡道娘主持城墙修缮工程,改为下部砌石、上部砌青砖。城围长3353.33米,高11.86米,厚8.33米,墙身夯填三合土。城墙顶部建有城垛,城内面积0.9平方公里。城墙外围是人工开凿的护城河,周长3655米,宽23.3米,深3米。自此,宁海州城以坚固雄伟而闻名天下。

清咸丰十一年(1861),捻军首领李成、章闵刑率军攻宁海州城,5日不克,后撤兵。当地老百姓深受其害,称其为“长毛子”,闻听其败走,无不欢欣鼓舞,这几句顺口溜大约就是在这之后流传开来了。